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五日出版

朝野公論

第四期

定價五分

目 錄

蔣氏南下

西班牙的內亂

廣西問題與未來大勢

珠江流域民族光榮史

粵省民衆疾苦的由來

太平洋上的英美

原也是「經濟弭戰策」

什麼叫做政府

都會的哀情（小說）

編輯後記

蕭 爽

亦 英

黃 天石

莫 嗜

金 銘

苗 秀

唐 寧

袁 振英

侶 倫

星 河

時事短評

蔣氏南下

蔣介石南下的消息，喧傳多時，在時局極度緊張中，能

不因蔣氏的一行，使形勢轉好，這是

舉國所屬望的。我們以為蔣氏最須認

識清楚的，是這次西南抗日救國運動

，並不因陳濟棠的場合而消滅。廣東

的局面，雖似一時解決，而複雜的內

部和潛伏的革命勢力，却時有爆發的

可能。廣西則十年以來，領袖與民衆

早已打成一片，決非武力所能解決。

蔣氏如要收拾時局，首先要承認抗日

救國是全民衆一致的要求，李德鄰氏

的焦土抗日主張，正是代表全民衆一

致的呼聲，所以此行如有和平解決時

局的誠意，應該早與李白的約會晤，

共策抗日大計，則一切誤會均可冰釋

，否則萬一誤聽宵小之言，以武力為

可恃，進兵廣西，那麼，蔣氏不是對廣西宣戰，簡直是對全國的抗日救國隊伍宣戰。阻撓抗日的罪魁，民族革命的對象，這是什麼罪名，有過革命光榮的蔣先生應該怎樣的自重！

（蕭爽）

西班牙的內亂

近百年來的西班牙

歷史，差不多都是

農民運動，政治罷

工，長期革命的。「週期革命」也是

西班牙的革命特徵，此一項的「週期

革命」實始于一九三零年，以至現在

西班牙現在還是一個半封建制度

的國家，農民依然向地主納貢，土著

資本家則倚靠外國資本以剝削本國人

民，此外，因為西班牙已失去從前所

有的大部份殖民地，故人民愈加窮困

，而所受的剝削愈加厲害。「週期革

命」就是由此釀成的。

可是這一次的「週期革命」却和

以前的革命不同，因為革命已由人民

陣線的領袖來指導的。但由於人民陣

線的成功，西班牙的內亂動同時又引

起了外禍。

自從法西斯抬頭後，德國就佔領

了萊茵非武裝區，意大利吞併了亞比

西尼亞，日本侵襲了中國……似乎

世界大戰又要重演一次了。在此種種

情勢之下，為了反抗法西斯，各國的

先進份子組織了人民陣線，在法國，

希臘，西班牙都獲得成功；而尤以西

班牙為甚。人民陣線的成功就等於法

西斯大受打擊。因此，法西斯的國家

就不能不設法破壞西班牙新政府，於

是幫助叛軍作亂，公開的資助法西斯

以軍火。

日來此種內亂竟變到兩軍大戰，

各國免不了要牽入漩渦。德國這洋艦

德意志號，已駛抵西屬摩洛哥拉歐港，卸下大批軍火，交與該處叛軍。而英國政府對禁售民用飛機與西班牙的提案也不願接納了。

至于新政府方面則派西內次杜巴蒙以便指導法國人民陣線援助西政府的種種方法，同時法國也將大批軍械售與西政府。

西班牙此次革命間接的是波及了德法的暗鬥，德國之欲幫助叛軍推翻

新政府，一方面是法西斯欲藉此而破

延長下去了。

壞人民陣線，作殺一警百的作用，另

西班牙此次革命是否還要像從前

一方面叛軍如獲勝利能再組政府時，

一殺繼續九年？新政府是否能夠不受

則德西可以為軍同盟向法國作腹背

叛軍推翻？凡此種種都視新政府能否

攻擊的，法國豫見及此，故向英，意

依着人民陣線的方針進行而定的。因

，德，俄，荷，比，捷克，葡萄牙諸

為在目前的世界情勢之下，人民陣線

國提第二次照會，重申嚴守中立前議

不獨是阻止法西斯反動的壁壘，而且

，相約不干涉西班牙內亂，此一点又

也是建立民主主義政府的基本力量的

可以証明新政府的勢力雄厚，叛軍倘

（亦英）

不得德國法西斯袒護，內亂就不至再

廣西問題與未來大勢

黃天石

最近廣西當軸的堅決抗戰態度，引起了全國的焦慮，

個新局面了。所以中央假如不想統一則已，如果真要統一

深念戰機一發，將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這幾年，政治上

，便該萬分謹慎的應付這當前的廣西問題，蔣介石的政治

的離心力已逐漸減少，而向心力則日趨加強，這是統一的

生命，和整個政府的存在與傾覆，都將在這一次的鬥爭中

一箇奸朕兆。雖然中央年來的國策與政績，絕對不能使人

發生劇烈的新變化！

滿意。但是因為不絕的外侮和險惡的國運，強化了群眾渴

自從西南抗日軍事發生後，蔣介石通電宣言演說，口

望新心的心理，在中央，正是一個因勢利導的好機會。假

口聲聲是信義和平。我們也相信只有真正的信義和平，纔

如不幸而因解決廣西問題不得其當，軍啓內戰，那麼，再

能解決這非常之變。可是分析蔣氏對於兩粵的政治行為，

要造成這統一形勢，恐怕要等待戰事結束以後，另換一

那一點會根據過信義和平？蔣氏會說過，只要陳伯南下野

，決不使粵軍將領一人不得其所。但是陳氏下野後，粵軍將領被明剪暗除的不知多少，這是我們天天在報上所能看到的。試問信義和乎在那裡？蔣氏又會說過，只要陳伯南下野，決不派軍軍入粵，粵局由余懋奇主持。但是陳氏下野後，蔣氏立派觀信×××××攫取財政，余氏僅得一部分的軍權；至中央軍第五第六第十第八十一各師，則紛紛調赴廣東，這也是我們天天在報上所能看到的。試問信義和乎在那裡？蔣氏對於廣西當軸，始則任命李白為廣西正副綏靖主任，李白奉命後，即于去月廿五日去電中央呈報于八月一日就職，並請派員監督。形勢本已和緩，假如蔣介石真有一絲一毫的誠意，早該復電嘉獎廣西當軸顧慮大局的苦心。可是蔣介石廿六日的電報，又另換一個花樣，調李入京，調白主浙。這不是顯然在那裡開玩笑嗎？有人說，蔣氏這樣胡鬧，未免把二中全会的決議，中央政府的命令，太看成兒戲了。那裡知道現在的所謂中央，本就是蔣介石一人劫持下的中央；二中全会本就是蔣氏所玩出來的把戲。不過蔣氏要獨裁，總該稍顧獨裁的信用，稍顧獨裁的尊嚴，像這樣憑一時的喜怒，朝令夕改，不但使廣西當軸不能忍受，就是全國的人心，也自有公正的裁判，萬一廣西當軸因蔣氏的無誠意而決心抗戰，這激變亂的責

任不是蔣氏一手所造成的嗎？請問蔣氏將何以對全國的民衆！

更有人說蔣氏對於廣西是一種有計畫的挑釁，這種挑釁，一度施諸十九路軍而成功。蔣氏年來的對桂挑戰，在表面上雖不露痕跡，實際上則用盡種種方法，像經濟的封鎖，政治的離間，務留廣西於絕境而後已，這次，憑藉金錢的活動，兵不血刃而定廣東，在蔣氏更是志得意滿，對廣西的一迫再迫，就是用那對十九路軍挑戰的故智。但是廣西軍隊的地位，和十九路軍昔日的地位不同，十九路軍駐閩是客軍，福建在歷史上起義的無不失敗，因為根本就難守，廣西的軍隊，是家人父子的軍隊，廣西的地勢，山多關險，易守而難攻，戰端一開，廣西馬上有二十萬精兵可隨時出動，其他經過軍事訓練的數百萬民團，爲了身家性命的關係，決不容許客軍的入侵。漢奸們的飛機大炮即使把廣西炸成焦土，也決不能征服全省的人心。這是稍明廣西年來軍事政治情形的人都知道的。所以蔣介石若想以武力來解決廣西，那是一萬箇不可能，絕對的夢想。蔣介石也許看清楚了這點，一方面提出口頭和平，一方面採取包圍形勢。據一般軍事家的觀察，蔣氏將採取封鎖政策，在經濟方面來制廣西的死亡。如果蔣氏真採取這箇步調

，我們敢肯定地說，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從此完了！

「狗急跳牆」是一句俗話，廣西全省人民若真到了四面封鎖走頭無路的時候，只有一條生路，這生路，便是突圍而出，無論向廣東，向湖南，總要殺出一條血路！到那時候，以數百萬有組織有訓練之軍隊和民團，突出而橫衝直撞，這聲勢是非常浩大的。當一八五〇年時，洪秀全金田起義，當初清軍也取包圍形勢，終於潰圍入湖南，克岳州，破武漢，直下江寧。當時為太平軍後盾的，只是各地的僱民，因為清廷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所以革命的勢力一呼嚕間，便有成千成萬的群眾參加。現在蔣介石政府下的治績怎樣？人民生活怎樣？人民對於政府媚外辱國的勃怒情緒已達極度，如果廣西約抗日救國軍一旦突圍而出，我們相信各黨各派，和全國的愛國軍民，將因革命勢力的波動，而紛紛參加實際革命。那時是非順逆的界線更清楚了。一變是抗日救國的革命陣線，一變便是降日賣國的漢

奸陣線，而誰為日本的劊子手，誰就是我們最顯明的革命對象。這雖是未來的形勢，但根據現在推測未來，這未來的形勢是有必然性的。蔣氏如果對於政治形勢有遠大的認識，我們指望他對於廣西問題的應付，應該萬分慎重。假如非迫狗跳牆不可，那麼，蔣介石所推致的決不是廣西，而是自己的政治生命！

我們純粹以第三者的立場替蔣氏設法，蔣介石和廣西妥協纔是最聰明的辦法。不過蔣氏要達到妥協的目的，先要澈底承認過去的過失，那油腔滑調的口頭信義和平是要不得的，要妥協，先要具有誠意！同時我們也不反對廣西當軸走和平的路，但和平是應該有條件的：第一，李白不可接受調京調浙的亂命。第二，先要求侵入兩粵的中央軍隊撤回。第三，中央要接納西南請求領導抗日的提案，並且在最近期間有行動的表現。這是最低限度的條件，漫天風雲能否立刻消散，全在蔣氏有無妥協的誠意。

最近抗日的，都是由南方而起，正表示珠江流域民族是最敏感，最英勇的，常常站在鬥爭的最前線。現在將珠江流域民族的光榮史寫出來，使大家明白已往的歷史，知所自

珠江流域民族光榮史

莫畸

人家說廣東是「革命發源地」，這話不錯。可是廣東之能發「革命發源地」，不只是推翻滿清這樣的單簡，它是有其內在的原因的。所以繼着辛亥革命之後，北伐之役以至

最近抗日的，都是由南方而起，正表示珠江流域民族是最敏感，最英勇的，常常站在鬥爭的最前線。現在將珠江流域民族的光榮史寫出來，使大家明白已往的歷史，知所自

勵，肩負時代的使命！

雖一般研究，承認中華民族來自西北，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它是上古歷朝帝都所在地；可是現在黃河流域的荏蕪敗敗情形，實在令人懷疑往史。所以又有一般學者認為中國文化重心漸向東南移動，現在黃河固已落英繽紛，長江亦如暮春三月；運會所歸，正待珠江流域民衆乘時奮興。

所謂運會轉移，不是根據渺渺茫茫的兩儀八卦論，却是從歷史地理攷察得來的。大抵當時黃河流域很豐腴，所以漢族遊牧至此，便結集下來，捨遊牧而務稼穡；安居樂業，漸生文化。而別的民族，亦想來就食，於是不斷的鬥爭。漢族第一個勁敵是蚩尤，他把天帝打敗了，漢族幾乎不支，後得軒轅黃帝奮鬥，打得蚩尤總崩潰，奠定中原基業，自是遂罕南顧憂慮；所有外患都是西北東北來侵的了。現在的蒙古，秦漢的匈奴，周朝稱為獯狁，曾經內犯涇陽，漢族與師驅之，盡境而還；秦築長城禦胡，武力收回河套，歷古詆之，但是今在民族立場觀察，實未易判功罪；直到漢朝，便更糟了，兵連大漠，互相消長，迫得和親贖子，邊患猶未盡弭，還要寵過降虜，縱驕恣，邊鄙商民，動輒得咎，這是漢族屈辱的開端。計自戰國末葉，以迄

漢武帝止，凡二百年，甘肅河南寧夏，各地時受匈奴侵擾。晉末五胡亂華，蹂躪及于長江，計被蹂躪三百多年；當然哩，華北難免首當其衝。殘唐五代時，石敬瑭割地以媚契丹，於是黨察統晉等十六州地方，又復淪亡數十年；尤其是石敬瑭的屈辱態度，予民族意識以極惡劣的影響。元清兩代，全國淪亡三百餘年；而華北則早已在南宋時代亡過一百五十餘年了。計自有史以來，僅四千餘年，華北淪亡，幾達千年，習慣成性，民情漸形疲玩，有許多人只欣幸我族能將外族同化，不知道在兩種文化對流與溶和中，我族不過較佔優勢罷了；本身的文化，亦不免受外族影響。諺謂「一鼓作氣，再衰三竭」，「強弩之末，難穿魯縞」，華北的情形，恰像這兩句話；所以元清鐵騎來犯，燕趙望風披靡，慷慨高歌之士，不知那裏去了。黃河流域今日的萎靡情形，可說得是歷史造成的。

其次，經過若干時期的遊牧與開發，自然界的產品漸少；黃河時常泛濫成災；砂漠風吹來，漸變膏腴為石田，（甘陝邊地漸變成沙漠，近積有所發見）。人民生活原已不能滿足，何況再加外力壓迫；於是優秀份子紛紛南遷，造成長江流域的燦爛；大抵滯留黃河流域的，多數係缺乏開創性的弱者。這也許是它衰疲原因之一。

在長江流域，民族鬥爭的歷史較少，有的不過是爭雄圖霸的英雄戰爭。每次政爭結果，必有一批人不見容於中原，要逃遁往外；物阜地殷的嶺南，就是他們最好的淵藪。他們必然賦性強悍，縱不見容於中原；並且必定剛毅沉着，縱敢遠赴荒蠻開創。故此珠江流域民族之剛毅敏銳，或許是血統關係吧？關於運會移易的原因，目前還未有定評，我不過是根據一般的觀察來推論，未便武斷肯定，或者別有因素，亦未可料，但是事實上所表現，則千真萬確，黃河流域之萎靡，盡人皆知，珠江流域之光榮歷史，也是見諸典籍的。

珠江流域民族的特質是：血性過人，不顧利害；絕不會使敵人便宜得手；必至筋疲力竭，纔任命運支配；他們雖或一時失敗，但精神始終鬥爭，始終要得到勝利的。

嶺南列入中國版圖，時在周朝，王命召虎「理于南疆，至于海濱」，周召虎可算得是嶺南的開疆者，但他並無史蹟遺留嶺南，當時所謂開疆，殆類現代探險隊行昇旗禮。到春秋時屬於越國，後又歸併於楚。這時兩粵健兒，已以悍勇見稱，楚莊王稱霸，得助於他們不鮮，同時文化上亦有相當發展，高固仕楚，頗著蜚聲。文化的導源，當然是楚越。但從中原看來，則楚越兩國仍被目為準化外，嶺

南當然算是蠻貊哩。

誰知道蠻貊之邦初試啼聲，便演出驚人的奇蹟了！時在嬴秦鼎盛，勢重兵強，中原各六國，無不俯首圖苟免；秦廷為要統一，又派岸屠離率卅萬兵平南。怎知嶺南民衆竟如初生之犢不畏虎，不惜以卵擊石，結集楚越遺民來抗爭，擊潰秦兵，殲其將帥，這是嶺南民族光榮史的第一頁，秦廷卒要兼用政治手段，任置尉佗纔得卸珠江之濱。

嶺南曾經兩次長期間的獨立政府。第一次在楚漢爭雄時，中原撩亂，尉佗自立為南越王，直到漢家統一全國，纔復內附；第二次是五代殘唐，劉鋹自立為南漢王，唐朝內附，後世的人，都很贊許他備進退適當，保存民族元氣於一時一地，這種功績，當然繫於尉佗，但是臣民的頌贊，亦有很大效力，於此嶺南文化之益晉。同時又可見得地方獨立並非絕對壞事，若果適應時代環境而獨立，反有裨益於民族。

中古時期，長江正在熾赫燦爛，嶺南無從與之爭光，祇有盡量吸收中原文化，因為地宜物阜，故有高速度進展，漸次足與中原比美，無多大遜色，所以宋末明末，都在嶺南延長殘詐若干時日，忠臣烈士如鄭成功，陳子壯等，踴躍赴義，前仆後繼，即鄙野之夫，亦飛揚投袂。雖云耗

却幾許頭顱熱血，終不濟事；勞而無功，未堪誇。不過看看忠師已出產地，却無所見聞，則又似堪稱道的了。

自有清迄今，珠江流域民族意識極為蓬勃，各界志士，不斷的努力於光復運動。在軍政方面，有鄭成功在台灣，他還組成秘密會社，留為光復的根株；在文化方面，有陳白沙，陳獨漉等輩，崇尚氣節，暗示民族主義於無形；更有少林寺僧徒，意欲藉技擊來鬥爭，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記得清季每年都派兵馬去打瘦狗嶺，據說不打三年廣東就會作反。這也許不是迷信，他大約看出廣東終必作反，以打瘦狗嶺為示威作用吧？

民族意識既在民間暗中滋長，加以清廷日益黑暗腐敗，因而發動民族革命，出現太平天國，東南各地，聞風景從，兵越黃河，乃遭挫折。在鏖戰當中，民情向背頗能決定勝券誰操，於此又可見黃河流域的民族意識了；雖然，亦因洪楊忽畧政治工作，一方面做民族鬥爭的領袖，一方面自陷於宗教公敵的地位，致把一班俊傑失諸交臂，反成自己的勁敵。可是洪楊雖然失敗，亦已給予清廷以極大打擊，這是南人北圖破題兒，是歷上的異彩；表現出珠江流域民族的精神和力量，足以進取中原，倡導全民族去作光榮的鬥爭！

辛亥革命成功，誰都將孫中山先生長期奮鬥的功績。放恣點說，孫先生的功績應該分一部分給珠江流域的民衆；這就是說，若非大眾踴躍受命，効財効力，勢必事倍功半。光復運動的人才物力雖然各省志士都有參加，而嶺南民衆佔過半數，關於財源一項，誰都知道大半出自海外華僑。次如康有為梁任公等輩，政治主張縱或不適時代潮流，而其効命國家的熱血心腸，却還可取，文章學問，更堪稱述。現在不是徒然舉出俊傑來標榜，不過藉此指示出一般文化的水準，所謂時勢造英雄，就是說要有可爲的天時與環境，俊傑纔能表現他的力量，我以為嶺南人材迭出，不是偶然的事。

談到近代對於外族侵略作英勇的抗爭，特別令人興奮，足以振頑立懦！

中法之役，破敵於諒山，劉永福與黑旗軍的威名，著譽一時。列強漸知珠江流域民族不可輕侮，又因清廷昏庸致令師捷無功，失掉藩籬。甲午之役，本來全篇都是耻辱，幸有粵籍艦長鄧世昌，奮勇前驅，稍挫敵焰，戰跡差堪稍掛人齒；纔不致令敵人全師凱旋。

××可算得是明朝的大患，而珠江流域罹害特鮮，大抵仍因粵人富於抗爭性；寧在氣力使盡之後給你一堆碎玉

，決不容你垂手而得一塊全瓦，敵手當然避重就輕哩。南路的北海有個平×塚，據聞下面埋藏蓋萬滿博覽會奪奪望的×寇。至於粵粵健兒在北伐以及滬戰兩役的功勞，更加無庸贅述了。

綜之，珠江流域的民族，彷彿暗合「捨生取義」的道理，謙虛一點，可謂「血性過人」；換一句說，他們必待訪彼力竭之後，方纔甘受命運支配！

至於開創力量，可從華僑方面推出；海外華僑有十分之八九屬於珠江流域的。從前他們每每成爲一部落的政治領袖，聽說安南皇帝的屍體墳墳還在廣東哩。南洋各地淪爲列強殖民地後。華僑益無憑藉，仍然握得經濟大權，每年匯歸大量金錢，不特潤澤嶺南，即全國的貿易入超，亦

粵省民衆疾苦的由來

金銘

幸得它抵補不少。他們所藉賴的，祇是一對赤手空拳，這是各先進國驚訝妬羨而又贊歎仰佩的奇蹟。

綜觀全史，嶺南民衆對全民族來說得是有功無過。我們並不是學白頭宮女說玄宗，拿過去的光榮，作無聊的矜誇；因爲國脈飄搖，不絕如縷，就應迴顧先民的豐功偉蹟，用表揚勵，務求不致將它污玷在我們手裏，進而將它發揚光大，遺澤後人，造福邦國。

同時，我們亦望各省同胞都能回溯自己的光榮，紀念先民的功績，各自發奮，一致圖強。我們勿爭渺小的利祿；要爭偉大的光榮，爭做民族的先鋒！奮登民衆鬥爭的最前線！

廣東自從陳濟棠下野以後，軍事政治都已歸中央直接統轄，在這種重大的變動中，我全粵三千多萬的同胞，自然都引領企熱切地期望來秉粵政的新當局，對於廣東過去一切使民衆感受苦痛的稅政，有所革新，有所改善。同時新從南京來粵就職的各部軍政長官，或在就職的通告中，或在對新聞記者的談話中，或在宣示政策的佈告中，也

無不表示願以最大努力革除廣東的稅政，解除民衆的疾苦。七年來呻吟在苛政之下的粵省民衆，一旦得了這種可解倒懸之苦的宣示，要何等的興奮，何等的歡欣呢！不過，真的想要解除民衆疾苦，並不是空口說白話，可以做得到的，必定先要了解粵省民衆疾苦的由來在那裏；其次便要誠心實意用實際的政治行動，把一切病民稅政，清除淨盡

，那才是不失民望的賢明的政治家。

作者最近曾到東江各屬漫遊，詢訪所及，於民間疾苦的由來，頗爲詳悉，現在在這裏發表出來，意思就是想來秉粵政的新當局，對於改善粵政，可以獲得一些參考資料；惟是不知新當局可能不擇細流，採及蕪蕪否？

依據作者的觀察，粵省民衆疾苦的由來，概括地說起來，却不外下列的五端：

- (一) 煙賭弛禁；
- (二) 官吏貪污；
- (三) 捐稅商承；
- (四) 專賣統制；
- (五) 重徵地稅。

烟賭的毒害，盡人皆知；這幾年來廣東民衆受毒害最深的也就是烟賭。現在中央已深明這種禍害，也已宣言禁絕，我們惟有時候中央言出必行，能切實禁絕而已。至于貪官污吏的虐民害政，中央也已明鑒洞悉，現在也已打算嚴厲懲辦貪污，以期建立廉明政治。這在我們自然也認爲可喜的消息，而期待其實現的。所以關於第一第二兩項，在這裏是不必多贅的，所要特別提出來討論的就是第三項至第五項：

「捐稅商承」是最不好的稅制，因爲商人承辦捐務，

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賺錢；所以稅率任意增加，催徵急如星火，繳稅者稍有延遲，便被指爲抗拒，逮捕罰款之苦即不能免。在我的家鄉有一種「牛皮捐」，是由商人承辦的。宰牛的屠戶，每宰一牛除納一牛屠捐以外還要繳納一元六角，「牛皮捐」；而每一生牛皮的價值不過一元左右，實際上就是屠戶把牛皮送給承商，還要賠錢。抽收捐稅，其稅率竟超過該物本身的價值，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稅制？這不是承商任意增加的稅率呢？所以捐稅商承，在人民便被抽剝得很厲害，在政府所得的却很有限；政府受想，承商得利，在政府是何等不值。現在廣東的地方稅收，除地稅外通通都還是由承商代收；本來以廣東捐稅的苛雜繁重，已足使廣東民衆憔悴呻吟，又加以承商的濫抽浮收，廣東民衆怎麼承受得起？所以現在想解除民衆的疾苦，苛捐雜稅固要取消，「承商稅制」更要根本取消！

近年來所謂某某專賣與某某統制，在廣東非常盛行。這些名詞聽起來，好像是很新的政制，其實就是政府當局與民爭利的虐政。所以廣東自從有了這種與民爭利的執政者，人民生活遂日陷困窮，幾乎生機都完全斷絕了。試看自賭專賣後，一切土贖商以及種蔗農民，不是呼天籲地

，幾至無以自存嗎？自鹽專賣後，食鹽的價格不是高漲到三分之一以至一倍以上嗎？食鹽是人生日用不可少的物品，其價格因專賣忽然提到那麼高，試想對於民生要發生多大的影響？又自鑛砂統制後，全省鑛商鑛工，所受到剝削之重，豈能計數嗎？其他尚有種種專賣與統制，都無非是與民爭利，絕民生機之虐政。現在粵省的新當局，如果真要改善粵民的生活，必要取消專賣與統制！

廣東自年前調查田賦以後，關於田土稅的徵收，便廢除「糯米制」，而改收「地稅」。稅率的釐定本來是遵照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原則辦理的，就是按照地價徵收百分之一的稅款；而地價則由業主自行報告。這本是合於民主主義的精神，在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代，照此辦理，是很合宜的。可是當日廣東對於地稅稅率的釐訂，對於平均地權的原則只遵照了一半，於業主自行報告的地價，常有增加一半以至一二倍的都有。所以現在各縣的地稅比較以前徵收「錢糧」時代，至少的都要加多一倍，多的則至

二三倍不等。試想現在農村經濟崩潰的時代，一切農民都既走在饑餓線上的時會，又要担负這比昔日更重的負担，怎樣過活呢？近日在報上看見新財廳長，以下車伊始，需欺孔亟，發令各縣加緊徵收地稅的消息。本來地稅是應該徵收的；但是不要只知徵收地稅，也應該知道現在廣東地稅的稅率釐訂，是不公平的，有違民主主義的，是應該加以改良，以蘇民困的。

現在廣東全省民衆都在熱望新政府，能解除他們的一切疾苦，上述各項就是廣東民衆疾苦的總來源。新政府如果真有誠意解除民衆疾苦，則下列各項一定要馬上做到：

- (一) 禁絕烟賭！
- (二) 肅清貪官污吏！
- (三) 取消苛捐雜稅與捐稅商承！
- (四) 取消一切專賣與統制！
- (五) 減輕地稅的稅率！

太平洋上的英美

苗秀

英國的軍事學術總機關「皇家軍事學院」的五月號月報，載了一篇佛里德列·章德爵士的論遠東問題的文章，

他對於英國在遠東他位及英國的遠東政策說：

「嘗有人問我，遠東戰爭是否不可避免，或者日蘇戰

爭是不可避免吧，但我不作如是想。或許是說日美會發生戰爭好像近理一點，然我也不甚確信的。我以為如果發生了日美戰爭的情勢，我們也會不可避免的被牽入漩渦。不過我確實相信——這是憑公理而說的話——最近的大不列顛的地位實是一種不確實而又未決定的地位，故不能實在說出最近以至最近將來的我們的遠東政策。」

韋德爵士指出，此種未決定的政策，實在減弱了英國的已有力量。

「許多人忘記一九三六年我們的地位和十九世紀的深刻差別。在從前很少國家能夠向我們來挑戰。現在我們雖然是此種頭等國家之一；但却已不是頭一個了。我們要明白，現在已有許多強國實現了和我們相等的勢力了。」此種公開聲明及慎重估價自己的力量發表在刊物上就非常初見的東西——簡言之，這已是一種普通的風尚了。如果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英國的利益，以及地理漁奪等原因妨礙其實施直線的對外政策，那麼現在的情勢却無疑地，又會增加了大英國的弱點。

英國航空發展的情勢，顯然對英國的海軍地位有了消極影響，但對於遠東方面的影響，却遠不逮對於地中海，紅海，波斯灣，以至北海之苦，因為英國對歐與遠東的不

確實的地位，使我們不能有所根據的指出其政策來。不過韋德爵士則認為必須指出此點以及英國在遠東的相對弱點。

「如果我要指出現在列強在遠東利害關係的次序，那麼我要說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蘇聯，第三是美國，而我們英國是位於美國之後的，爲了此種原因，決定了我們要解決歐洲的戰爭問題：……。」

我們應該知道當我們之中許多人提起大不列顛關於遠東的對外政策常只顧及英國的表面利害：：倘日本的膨脹勢力繼續伸張下去，那就要切斷我們的帝國交通的。」

不列顛帝國此種交通路線實在於最近南的地方。『不能說這是發生在將來的了。如果日本的政治依然落在現時統治着的人們手上，如果他們積極向太平洋西部與南部發展，那麼我們的帝國交通即要嚴重威脅了，但在此以前，日本也許在發展途上碰着美國的。』

這個國家的狀態又怎樣？我到過美國幾次，但很難明白美國的遠東政策，美國的非列賓政策是一種特殊的空虛手段。不能明白其結果如何：日本固然沒有用武力奪取非列賓，然而却從非政府獲得各種特權；後來當我們在別的任何地方發生困難時，纔能發見非政府沒有滿意的，有力

的保護外人的合法權利。日本小心的，狂熱的準備了此種起因、且造成使人相信之事，使許多英國及別國的人準備援助日本來統治菲律賓，日本的勢力與影響既已如此接近了我們的帝國交通，則我們必須熱烈的進出，且獨自的進出了。」

美國是否表示援助英國，他們將來是否會表示出來！韋德爵士對此問題却默然不說。美國等待什麼呢？原來是等待「大帝國在亞洲東北部的企業」不能使日本的「嚴重國內經濟狀態」好轉的。

美國的政策，也沒有多大決定。是機械，水力學者又是退伍海軍將官的佛爾克。哈理斯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美國海軍學院出版的「一九三六年之行動」，對此問題實有值得注意的意見。

哈理斯分析了美國的「海軍政策與對外政策」和美國的「海陸軍範圍與外交範圍」的相互關係。對於海陸軍範圍他敘述了軍艦的活動圈，對於外交範圍則指出美國外交範圍的積極性，他說軍艦的存在由於要給外交活動以「勢力」，外交如無軍艦之助，就不會發生效果了。哈理斯對於軍艦的活動圈與外交的積極範圍在遠東上之互相關係說道：

「我們在太平洋上的海陸軍範圍，可以說是在暹羅威夷西二千英里，但總不至遠過子午線一百八十度，因此，問題是在于重要的海軍根據地了，在關島與菲律賓是沒有適合此種需要的海軍基礎地的；：我們的外交範圍却有待于我們的軍艦擴大範圍才能伸張出去的：：

從前我們在遠東的海軍政策與外交政策的接近殆屬一致的。自內亂結束後，兩者之間就分出鴻溝了。

獲得了菲律賓，實使美國有在太平洋佔得強國地位可能，但美國發展了的外交威信，却無按此比例而增大的海軍力量以鞏固之。：：在世界大戰後就發生了委任統治島問題！——美國如有強盛的海軍政策，當然能夠獲得德國的割讓的。！——我們施行了懦弱政策，故迫得將加洛連，馬舍爾，馬里安等羣島割與日本。自此之後我們便立即表示了在遠東的有力外交的積極：：在上海事件及滿洲衝突的影響之下，我們的外交的積極性尤為強硬。然而日本不斷的鞏固了亞洲大陸的地位，却明白指出我們的外交前線已完全和自己的海陸軍支柱點斷了聯絡了。

此種斷了聯絡實有「數千里之遙」，那就是說美國的抗議沒有使日本人受到印象，因此美國軍艦不能駛近日本的海岸去，而此種活動圈比必需者短了幾千里。這就造成

了無能為力的狀態。

目前我們的太平洋政策有兩條可能的路線。第一條，是必須增大海軍力量，使我們的海軍成爲最上的優勢至沒有堪與競爭者；而且使我們的外交地位不至令人反對。這是說，延長擴大我們的海陸軍範圍達到外交範圍的界限。第二條是必須拒絕積極參加那些在現有海陸軍範圍外的國際事件。」

據作者的意見，認爲現有的海陸軍範圍只足以保證美國在亞洲大陸實現門羅主義的外交範圍而已。

作者也不知道美國國民將要選擇那一條路線的。他自已是第一條路線的擁護者，即增大海軍勢力而不是被弱美國遠東的外交的積極性。但他「却不能保證美國國民」不會選擇第二條路線的。

他引出「八種要素」來決定此種選擇。說美國並不是軍國主義國家，也不是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沒有嘗到人口過剩的壓迫——人口增加是近于不景氣了。當巨大的「商業帝國」衰落時，對外貿易的膨脹也會跟着消滅。

「美國在遠東的對外貿易，是以保持門戶開放爲主的，但其前途很快就消滅；東洋的競爭和東洋工業化使商品充斥于東洋市場上，這種情勢竟至威脅到我國的國內市場

。如果東洋的工廠能在西洋拋售比西洋貨價錢更低廉的商品，那麼西洋的工廠也能够東洋拋售比東洋貨價錢更廉的西洋商品嗎？因爲輸出既無希望，就要失掉討論世界政策的力量，如此在將來我們便會消滅了海外市場。」

哈里斯說，在此種條件之下很難期待有強力的海軍軍艦出現，其中也須注意美國的巨大商船也不够用的。倘若拒絕增大海軍力量，那麼美國的對外政策到底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已不能繼續做中國的主權與不可侵犯權的擁護人了。我們的沒有援助抗議，只能發生敵意而已。反之，站在我們的固有地位上應該公開聲明，我們是反對亞洲人治亞洲的主張；：日本已証明了充足的武力是不能阻止他的進行了；：我們再已不能使中國門戶開放，因爲在我們海陸軍範圍內已經不能要求什麼了。」

據哈里斯的意見，認爲除了增加軍艦，增大美國海軍勢力的活動圈，抑或限制美國的外交活動圈以外，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

「此一問題應由美國的青年人來解決了。」

凡此種種意見讀者不應認爲有特別價值的。事實証明英美兩國到底沒有脫離遠東的關係。如果英美果真要脫離遠東關係時，就不至有最近英美兩國以空前速度增大海

軍的事情發生了。

在現時，不論是英是美，是外交是物資，莫不準備戰爭。這正是「朋比爲奸」，互相推着前進的方法。可是如

果以爲英美的準備將使日本不敢在亞洲引起戰爭却未免太過幼稚了。

原也是「經濟弭戰策」

唐寧

本年六月，兩南揭發抗日以後，全國上下，一致心理

，總算是一時的幸福罷！

均主張對日抗戰。惟以蔣委員長擬先謀統一，迭派陝甘軍隊南下，阻止北上之師；而西南則以抗日旗幟之下謀統一，雙方意見參差，形成軍事對立的形勢：劍拔弩張，大有重括內戰慘劇之象，西南乃發槍口對外的鮮明口號，更因電交馳，促中央領導，不幸蔣委員長不加諒察，竟以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決定收拾西南，擬召開二中全會，裁撤西南兩機關，撤調西南軍事領袖。這時雙方意見，益見分歧，且更調兵遣將，戰禍益迫於眉睫。而蔣委員長仍是說希望和平，運用政治手腕解決。

後來二中全會開幕，余漢謀軍長晉京，李漢魂副軍長，封金掛印；空軍飛行員率機潛逃。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氏以士卒離散，宣言下野；迫於眉睫的戰禍，乃消弭於無形，抗日救國的軍事，竟像曇花一現，百考民衆，尙可偷安一時，而忍死以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但是據港方謠傳余漢謀軍長，是軍事委員長預定以收拾粵局的代陳人物；李副軍長發出宣言，封存現金，掛印而去，聲明未受任何方面的接洽，都是官樣文章中應有的罷了；至若空軍方面則每人會得萬金津貼，駕來飛機一架，則獎十萬元云，抗日救國第一集團軍，解詔如此容易，原來是中央經濟弭戰政策的成功，這就叫做政治手腕解決！這就叫做和平！說他原是收買政策未免有點污蝕罷。

蔣委員長的目的，原不過收復廣東，統一中國，若以武力掠奪，未免傷粵中父老的感情。且兵連禍結，形成逐鹿的局面，轉不知究竟死於誰手，即萬一成功，而實力或已大受挫損，也未可知。現在以經濟政策，向廣東軍人投資，所付無論如何鉅大之數量，當不能與用兵所耗的比較。況且更可從此統一廣東財政，增加一筆定量定期大收入，殊爲計之最得。欲取先與，與於彼而取於彼，確是軍事

妙算，經濟妙算，人所不能及的。

話雖然這樣說，謠言終不能認為事實，本港喧傳，儘管說是得之於空軍人員，得之於某人戚友，仍屬繪影繪聲，毫無實據，本不能拿做論証的根據。不過現在現實的事實，已經明白擺在我們的眼前：余軍長已晉爵加官，榮膺第四路軍總司令了。李副軍長原是削權加官的空銜，現在又實握師長大權了。空軍人員，雖未見折回羊城，凌空飛行，翱翔雲際恢復原官；但委員長的獎飾有加，他們也自然受寵若驚，靜候委任的了。其餘如鄧龍光巫劍虹等，或去職而復職，或隨風而轉舵，時會由他變遷，他們總是叱咤風雲，軍符在握，發號施令，威風依然是十足的；他們失官得官，是明明白白的事實，我們即欲護人之短，否認謠言就是多半是事實，實在有点不可能的了。

有人說：得錢和得官不同，得錢是實際的利益，得官不過只是得一虛排場而已；做官的人未必因為錢，而喪盡人格，這話本也說得有理，「傳曰：三月無君則皇如也」。公明儀曰：「三月無君則弔」。這本來不是因為錢做官的，因為他是有懷抱的，我想這是另一種官型。黃遠庸先生說：「盛宣懷當去官後，猶用手諭，衛札，論其屏爾，出入時猶令側僕站班」。又說：「某速官退職後，忽大

病幾死，百藥不愈，其親信某，自謂能愈之，遂令繕寫官更參調手本百十枚，以其夜示之病床曰：某某稟安，某某道賀，數日而病大瘳。前清陶府大官，免職家居，則必資緣鐵路總辦，或學堂監督。：：此其意，不必盡在得錢，蓋一日無官之排場，則一日不樂也。」這自是又另一官型，與上面的不同。

報載劉紀文市長，自來港轉滬，即往廬山謁蔣，欲蟬聯廣州市長職，未達目的，那柄栖皇皇的情況究屬於第一官型，還是屬於第二官型，不得而知。其實有官就有權，有權就有勢，自然也就有錢了，從來做官的沒有不名利權勢兼收的。不然的話，滿清時代的科舉，捐納，保舉和現代的資緣，鑽營，奔走，介紹，拜謁，援引還有誰去幹呢。

有個朋友對我說：經濟弭戰策的意義，是過剩人口的安頓，和原料的支配的解決法，須有普世界之經濟組織，由國際會議，與各國共同研究世界原料，市場與移民的分配，倡議的是英前外相羅爾，你這個「原也是經濟弭戰策」的題目，未免說得滑稽。其實中國的經濟弭戰策，是官吏的安頓，是地盤的支配，和人口的安頓原料的支配，形式並無二致，所差的只不過範圍大小不同罷了。本來運三

國際的組織，集議經濟弭戰之策，撥開戰雲，重見和平，教文明人類於集議自救中得救。是我們馨香禱祝而不得的；但是利益的分配如何才能均衡？誰能握此最高權力執行此種決議？誰能具透視的眼光，確定這種議案的沒有錯誤？又誰能寬大無外，讓他人大量的移民到自己的國土？而且我們的東鄰，因為西方倡議經濟政策，以為機會已至，力向海外宣傳其人口過剩，土地天產不足，應向大陸發展。今日我們東北被佔，不能得到歐美美論的援助，就是日本以經濟弭戰策的掩護，而收得其侵畧特效的方法。這是我對於經濟弭戰策的懷疑。

至於我國的官吏安頓，地盤支配，自然可以消弭內戰，相安一時。但是官迷心理：瀰滿上下，全國人民，均中此痼疾，心中自中，祇知有官，那一切道德，廉恥，名譽，人格以至於一切建立功業，造福社會人羣之心志，都為所剝削無餘，那還有什麼可說！黃遠庸先生作官迷論，有一段很沉痛的話，抄在下面，給大家看看罷。

南洋僑民中蓋有以得一「甲必丹」為榮，而以奴

隸吾同胞者。往者吾遊滿洲之安東，見附郭數十里皆

日本人居留地，用日本風俗，用日本法律，不知其非

日本也。安奉鐵路之終點在安東鴨綠江，一葦可航，

其時方築堤工，對岸之韓人與此岸之吾國人皆呼嗚作工於泥淖之中，兩岸上之垂藤而驕視者皆日本人也。其他以吾所聞見滿洲之現狀，外交權之凌替，蓋非復人間羞恥之所能堪，然而滿洲官吏之耀武揚威自若也：：往日日人有賀長雄著滿洲統治論，力主滿洲之當合併，謂或有以留學生反對為慮者，其實此節大可不必慮；蓋今日只以數十百元予滿洲所有之留學生給以位置，必能為日本之用矣，蓋其親我之深至此極也。

這些是二十年前的事實，時至今日，求官的仍極熒盡其廉恥，恐怕不幸亡國之日，他們即不為鄭孝胥股汝耕也要做溷漚戰役時代的王庶呢，那裏知人間有羞恥事！日本的經濟政策，原不關於直接收取利潤的投資。以經濟，以權位收買漢奸，代替軍事！——協助軍事的活動，減少華人約惡感，才是他最毒辣的方法。我國普遍的有這類被利用的人，不禁為國家前途危懼！周作人先生說：「中國人何以對於日本人惡感最深？這原因自然很複雜。但我想第一個重要的，是因為日本是能了解中國人的壞性質，用了適當的方法來收拾他。」可惜這類痛惡日人還屬少數，為求多人覺醒起見，所以有人主張無情地清算漢奸。

現在中央軍四面包圍桂省，內戰是蔣委員長口頭上所

反對的，和平是蔣委員的口號，不知會否對桂省將士，施行所謂政治手腕，和經濟政策？據季品仙的談話：「桂省將士不願失去李白的領導云云」，相信他們是不能以金錢收買，不能以官位羈縻的。現在居然形成大軍包圍的形勢

什麼叫做政府

(上)

袁振英

一 緒論

一年容易，一九三六年的暑假又到了，當着這個時期，我們的勞心者，少不了找一些清涼的地方來避暑。解除一年來的勞心的工作底痛苦，所以我也打算到杭州西湖一遊，再會西子！可是時局變亂，文債又未清，更遇見了一別十年的老友黃天石，深談了一夕還未了，又要我為朝野公論作文章，債上加債，這一筆文債，恐怕總沒有清償的日子！

因為學校功課的勞忙，積欠了無數的文債，現在想來清還，像是打開二十四史，不知道從何說起。并且歷年來的文字生涯，已經弄到精神衰弱到萬二分，一執起筆，便覺得頭暈目眩，天翻地覆！所以欲作不能，欲罷不可，屢作屢輟，許久也不能夠成功！并且許久也找不到一個好題目。

，正是一個事實的反証。我們沒想到邊僻壤地以還保存節烈剛正的古風，瀟灑磅礴的正氣。不禁悠然起敬佩之感！現在我們希望和平，我們反對內戰，我們更希望這僅有的浩然正氣，不受摧殘，更能瀟灑磅礴充塞寰宇！

這一年來，在勸勤大學擔任了「比較政府」一科，對於政府一個問題討論了很多；又覺中華民國二十多年來的變亂：都因為不論在「朝」在「野」，統統不明白什麼叫做民主政府，掛羊頭，賣狗肉，不如改做「官」國，或「軍」國，還直接了當。俯仰興亡，心裏發生了無限感慨，所以要寫這一篇文章，或者對於「朝野公論」，頗為適當。

我們曉得「政府」是「一種不得已的罪惡」，如果人人都是善良的，政府就絕無所用了！所以政府是拿來防範罪人和惡人的。不過現在的政府，都是強權所寄托，恃強凌弱，生殺權操，假公濟私，藉黨營私，無惡不作，這就是現在一般政府的現象！

各國的政府，各有不同，有君主，也有民主，有立憲，也有獨裁，……；但無論如何，政府是為人民的；政

府中都是人民的公僕。所以德謨克拉克西 (Democracy) 底意義就是「民治」，「民有」和「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我們如果明白了這種意義，跟隨這種原理，就會變做一個好政府。所以不論在「朝」在「野」，都應該向着這個目標做去，不論任何犧牲，都要實現這個目的。執政者固然不敢為非作歹，人民也不應自暴自棄，有虧國家主人翁的職守，讓那些公僕安作威福，太阿倒持，弄到國家衰亡到這般田地，真是豈有此理！

二 國家和政府

政府是國家最高的機關，有共和的政府，有帝制的政府，有君主的政府……政府底種類有許多，最重要的有兩種：一是專制的政府，一是代議的政府。專制的政府，權力操于一人；他有自由的意志，絕對沒有規定的法律。代議的政府，權力是由代表大多數的國會所製定的。從實際上看來，兩種政府都是大同小異的，到了現代，沒有一種政府肯承認自己是專制的，可是在骨子裏常常帶有些專制的性質。政府既然是專制的，為什麼人類還一定要有政府呢？因為人類對於人類，像英國大哲霍布士 (Hobbes) 底名言，如狼虎一般，所以仇恨和戰爭便興起了。政府

本來要遏止這些強暴的，不過國家和國家之間，或政府和政府之間，又常常會發生最大的仇恨和戰爭。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所以一切東西都是有公共性質的；對於防衛上，總發要有一種社會的保障，這就是公共的機關。在古代，一種自然的社會是孝理性和情感做基礎的；後來又加上一種實証的社會，叫做政治的社會或國家。政府是一種社會的組織和一種的權力機關，舉來保衛正義的，所謂正義就是法律；權力和正義是互相聯繫的。不過有時強權和正義也會衝突起來；正義也不能够強權來做基礎的。或時又有一種暴動發生，反對那些不義的事情。這就是革命，有了一種高尚的目標，由一種壓迫的機關，變做一種人道進化的機關。那些文明進化的革命政府是主張自由平等和博愛的。

一切政府根本上是頑固的和保守的，所以常常會產生革命。政府是一種政治的組織，政治又只是一種經濟的組織，因為牠是保護財產的。就是現在蘇俄政府所謂無產階級的政府也不能例外。

人類又是一種政治的動物，就應該有一種政治的知識。重要的政府方式大概可以分做四種，每一種當中，還可以分做幾個小部份。第一種是「神權政府」(Theocratic)

（一）第二種是「君主政府」，第三種是「共和政府」，第四種是「獨裁政府」（狄克推多）。

（二）神權政府（宗教政體）。——這種政府只是歷史上一種陳蹟，現代差不多已經完全消滅了。從前的希伯來人是有這種神權政府的；耶和華就是他們的君主，同時又是他們的上帝。在以色列（猶太）除了他以外，便沒有主人和立法者了。他有許多代表人，分佈于民間，這些就是法官；他們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是代表耶和華的，並且可以命令一切事情。古來的宗教領袖，如羅馬教皇，大喇嘛，穆罕默德等，統統是精神上和靈魂上的領袖，同時又是肉體的領袖。在古代神權萬能，統治一切，我們看看法國社會學創造者孔德底三時代律便可以瞭然了。

（三）君主政府。——國家的領袖是一個君主或皇帝。他們的權位可以遺傳給後人的。有些國家只許男子承繼，很像在大革命以前的法蘭西；又有些國家允許女子承繼王位，如英國及荷蘭。世襲一種制度就是君主政府一種特色。這又是一切君主政府底共同的地方；又只有君主政府才能够遺傳權位的。那些選舉的君主政府，只有類于共和政府，不大類似那些純粹的君主政府。從君主勢力底範圍，操縱和發展來觀察，君主政府底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地

方，如（甲）專制君主政府，（乙）開明君主政府，（丙）立憲君主政府等。

（甲）在專制君主政府底下，一切權力都是操于君主的手裏，絕不顧慮到其他一切東西。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什麼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都是他做領袖的。古代大部份的君主政府都是那麼樣的。近代的俄國凱撒主義（*Cesarism*）也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乙）在那些開明的君主政府底下，君權不是絕無限制的；他們不能够生殺權操，自由取捨。因為有些國家主要的法律或神聖的制度和習慣來做制裁。法國古代都是這一種政府，就是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他的勢力也不是絕對的。

（丙）在立憲的君主政府底下，君主雖然是坐于王位，但國家不是由他統治的。他的地位是很尊嚴的，不過實際上，他只是一個傀儡。他是一個行政的元首，彷彿是一個機械，由別人操縱，由各部負責，執行國會的議決案。這一種政府，在英國許久已經實行了。歐洲大部份的國家許久也摹做了。這是分權制。立憲政府的君主與共和政府的總統，所差異的，只有世襲一宗事情。

（三）共和政府。——共和是一種政府底方式，舉選舉

統治者的原理做基礎。國家的元首由全國人民「直接選舉」，又或者由人民代表「間接選舉」。在位的時期和權力底範圍都是由憲法所規定的；但期限很少是終身的。君主政府固然有許多種類，不過共和政府也是如此。有些共和政府是貴族主義的，如威尼斯；又有些是專制的；也有些是自由的，如法蘭西共和政府；更有些是無產階級的，如蘇維埃共和政府。雖然同是一個名詞，在表面上是一樣，但在骨子裏，可以絕對不相同的。古代的共和政府，如羅馬、斯巴達、雅典等，與中世的共和政府不同；中世的共和政府，如威尼斯，又與近代的共和政府不同。他們沒有同樣平等的和自由的概念。有些國家，如瑞士和美洲合衆國，這些共和政府是聯邦制的；在別的国家，如法蘭西，是單一制的。聯邦制的共和政府是拳分權共治的原理做基礎。它含有許多小國或郡縣，各自爲政，附屬於同一的中央政府；在憲法上，有關於特殊的共同利益。那些單一制的共和政府是拳中央集權做基礎，我們中華民國也是一個例証。

(四) 獨裁政府——狄克推多。——在獨裁政府底下，國家的政權操于一個人，一個黨派或一個階級底手裏，專門採用強權，把平等主義完全蹂躪。獨裁政府是由於暴力而

產生，所以常常要由於暴力來維持，如蘇俄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意大利的法西斯，德意志的國社黨。這是一個時期的現象，恐怕不久就會產生大反動了！

在貴族政府底下，國家大部的權力單獨操于一個貴族階級手裏；大革命以前的法蘭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當着一個政府的權力集中于少數人手裏，又可以叫做寡頭政府。在民主政府底下，一切公民都可以參加政權。沒有什麼的區別，很像法國一七九一年的憲法的規定。

民主政府根本上雖然是平等的，但不是全體公民可以參加治理國家的事情。在原理上是平等的，但自然的天賦的才能不是平等的。這不是世系的和富財的不平等。世系的貴族政府已經漸漸地失勢了；人道已經趨向于自由平等了。進化的潮流是很急遽的，永久的，普遍的和宿命主義的，從歷史上來證明：許多革命是沒法抵抗的，一定要登峰造極，才可以終止！政府底區別，不在於表面上方式，只在于思想的內容和實行的平等；這就是根本不同的原理了。

代議政府是一種政治的制度，法律是由國會制定的，不論是一院制或兩院制。國會的權力不但可以制定法律，并且要監督政府來實行；更有權來推翻政府！（未完）

都會的哀情

(小說)

侶倫

！！是正枝。

這話重複地在耳跟旋着，她感到它的意義，她不怨她們盲目地把責任歸在她身上的偏見，而高興着自己的舉動有驚嚇她們的力量，她驕傲了，這差不多是代表了旁人底意見的一句英雄的名詞。雖然那是出於一時的感情激越的舉動，然而究竟是那樣地做出來了。此刻理智地想起來，半點也不覺得過分。只覺得一年以來積存在心頭的鬱氣都消散了，在自己的手掌中打碎了！她叫他們認識了她不是可欺侮的人，不是如他們心目中所認定，所希望那樣馴服的人。她心裏充滿着不會有過的一種輕鬆的快樂。

但是一個問題接住生起來了，這樣地跑出了舞場，是不是再回去呢？如果若無其事地再回去，那些人將會把怎樣的眼光放在她的身上，她的臉上？在那裏，沒有人能够原諒她，而且根本就沒有原諒這字眼，單是這一點已不能受得住，還有那在半空對着續戒底光芒的拳頭呢？……她不能够再想下去了，她彷彿看見那拳頭已經朝頭上打下來。「我不是請你到這裏來開罪我的客人的！」「可不是我也不是被請到這裏來受罪！」這兩句對立的話，都顯

示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再回去，她的自尊心不許可她這樣子做。到別一家去麼，憑着自己的技能，自己的美，能够重再得到地位，但是有什麼好處？還不是一樣的有着會揮拳頭的老板，有着可恨的兇殘的眼，有着無限的冰冷的手？……

他堅決地認定不能够再回去那同樣的門戶的了。她覺得這是最好的關鍵，使她就此離開已往的生活，她平日沒有這使她決然立下心腸的激動，而今正好利用這一回的刺戟，把主意立定起來。她要重新來過一下新的生活，光明的生活，那至少是不再忍住眼淚發微笑，不再有在半空劃出光芒的拳頭。……這樣想着時，她的心彷彿斷了氣線的輕球一樣飄飄着，飄飄着。

然而那是怎樣的一類生活，她只有一點模糊的概念，却不能够把它成全起一個目標，來答覆自己。離開了那可詛咒的地方，她去幹些什麼呢？除了自己的生活，還有別人的生活得由她維持。她把社會上女人所能做的事情都想到，可是沒有一件適合她，也沒有一件會給她一點機會。她想不出一個可以安慰自己的結果來。于是鉛一般沉重的

抑鬱而慢慢的展開來了。她才醒悟到剛才的幻想太虛妄，太不切實際。她忽然覺着自己像是迷失了一切的憑藉的孤獨者，走在茫茫的沙漠上，迷惘地。

除了舞場，就真沒有地方可以去了麼？這世界所給與女人的地位是這麼狹小，這麼狹小？一種絕望的悲哀在她的胸裏充滿起來，她忍不住憤怒地握起拳頭，重重地朝板凳打去，好像這樣子才能够把悲哀發洩；可是這沉重的聲音，却把睡在隔壁的人鬧醒了。

「回來了，小姐！」

女傭在隔壁間，接住便急忙地起床，彷彿懷裏主人因為她太熟睡而這樣把她鬧醒，看看時計，還沒有到十二點鐘，今天禮拜六，照例不是兩鐘後才回來的麼？

「今夜這麼早，沒有什麼事罷？」很關心的問。

「唔，沒有什麼。」

「要洗澡嗎？」

「要洗的，你去燒水罷。」

聽到女傭拖着木屐向廚房走去，她立即起身來，疲倦還緊緊的纏住她，這是精神的疲倦，心的疲倦。她覺得應該把那不能在這時候想得出結果來的事情擱起來了。走過桌子前面，把座燈捻着，光亮立即散佈起來，充滿了房子

；她完全活在自己真實的世界裏了。而剛才的一切，彷彿像一幕戲，一個夢。

把外衣脫去，她坐下來。脫了高跟鞋子，才又去脫直穿到腿子上的長筒絲襪；當她把吊帶的扣子解着的時候，她發現了在貼肉的襪筒口邊，有一張摺成了方塊的煙包裹的薄紙；她突然醒悟着，今夜那公司總經理和她舞的時候，把冰冷的手伸進她的腿子去是什麼回事了。把小紙抽出打開來，上面果然寫着幾個細小的鉛筆字：

「我記不清楚是第幾次對你的要求了。我不明白你何以始終這麼傲岸！我說過了，我可以滿足你所需要的任何事物。這是最後一次，如果你同意我，就在明天下午二時到××酒店……」

！！死了罷，討厭的東西！

沒有看完，她就忍不住一股由心裏衝上來的氣憤，把薄紙紙死勁的撕成了碎屑，拋到地面，提起腳跟來踏了又踏，意識着那就是委胖子似的來洩她的氣，她奇怪人類中有這麼卑污的動物，死心塌地要冀圖達到自己的慾望，不惜降了人格；知道口頭上提到時，她會罵他，如今却變了方式，而且用着威脅的語氣了，把她看成怎麼樣的一個人了呵？自己一向的莊重，竟不能給這些畜生一點認識，

還是一樣的厚着面皮死纏，這就是所謂紳士的真面目嗎？他們的靈魂裏藏着些甚麼，頭腦裏又藏着些什麼呢？想着這些人的卑鄙，單純，她感着可憐可笑！但是她已沒有那麼一種閒情，去爲這社會給人編排定了的方式，作多餘的切齒痛恨了；她醒覺着自己已經從那圈子裏逃跑出來，她還有着一個潔白的靈魂，潔白的靈魂包裹着一顆潔白的心……

一點安慰的情緒平定了激動的感情，想着從今夜起：是永遠地回到溫暖的房子裏來了，她找回了自己，也不會再失去了自己了，像久別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裏一樣，覺得分外可親。

懷着一點得意的心情，把週圍的每一件東西都親切地瀏覽着，視線就自然地投在座燈旁邊擺着的相片上；相片的人是有一張沉毅的臉，一頭彎曲的長髮垂到耳跟，兩道濃眉，和一雙沉鬱而有光彩的眼睛，永遠朝天仰望，嘴脣是理智地緊閉着，但是笑起來，是有克拉蓋爾物學的美。

——幾時才能夠再看見這一種笑呢？

視線停在相片上面，心却早已長了翅膀飛到隔海那邊的醫院裏，落在一個病人身上。病人有着蒼白的面頰，上面沒有了那樣好看的微笑，眼睛也消失了光彩，只留下

不變的抑鬱，燃燒着焦灼的神色朝窗外望；孤獨着呵！

——三天沒有去看他了。

驀然地心頭像壓上一塊石，一夜來纏住她的心事，又像退了潮似的湧了回來，她的心緒一刻也不能平靜。一個難題又醒覺了似抬起頭來了。

呆呆向相片望了一會。從桌的小抽斗裏取出了一封信，打開了，差不多一個字一個字地念着這一段：

「……呵，正校：在這樣的情形下，你看我怎麼能再在這裏下去呢？醫生來看是照例的，只千遍一律地一次經常的手續，他們的刻板就像他們的一張永遠無表情的冷面孔一樣；不向人問什麼，也不許人問什麼，好像他照例的看看，聽聽，就什麼都知道了似的，其實他什麼都不知道！不是嗎？從你來看我的那一天到現在，他們不是每天換一個人而帶着同樣的面孔來看一次，我的痛何曾減少過一點？我明白窮人進醫院爲什麼總是短命的理由了。還有那些看護和雜役，他們全都是同一鼻孔出氣，他們不但不把病人當作病人，簡直就不當作是人看待。他們的職責並不是照料病人，而是向病人放冷眼扮兇相。好像看望病人死了他們便省去許多事。我知道，窮人生在這世界上，做

處都只有受苦的份兒，然而這樣的現象，不要說身受，就是看也看不下去。我過一天就像過十年那麼長。

正枝，這些日子，我實在過不去，過不下去呵！

今天，報館裏一位同事來看我，帶來了一個消息

：我請假太久，報紙的長期漫畫不能長久空着，假如

我這星期內不出院，總編輯要另找一個人担任，把我的

長期特約取銷了。正枝，我不出去，失業的恐慌立即

會來了。汝知道我怎樣困難地，找到這一份職業，

便知道我怎樣地爲失去了它而担心！住在這裏快要一

個月，病不見得好，錢却一天天增加着。還得受那許

多刺激，我縱然會死的，也不甘願死在這些人的手；

至少我活着還能够做些事情。而在這裏，單是苦已經

够受了。雖然汝認爲我的病需要長時間的療治和靜養

，不能立即做事，我何曾不知道，然而我要醫病，就

得失業！在這樣狹隘的社會，不能維持生活，縱然恢

復了康健的身體，有什麼用呢？無論如何，我是打出

院的算了。

今天問看護長，知道我的房費和藥費已經達到八十塊

錢的數目，我爲這八十塊錢的贖身費而感着驚心！因

此我不能把我的苦向汝訴說了。正枝，我了解你的

處境，你家鄉有着母親，弟妹，要你扶養，我不願接

受你能力以外的幫忙，縱然我們是無分彼此，但是我

想盡了方法，今天來的同事只帶來了一個失望！於是

八十塊錢成了鐵一般的難題了。正枝，如果我們是泛

泛之交的朋友，我的自尊心不容許我向你求助，但

我們是在茫茫人海中，通過一切的痛苦而遇合着，而

相愛着的，我們互相的了解，正如對於自己的了解一

樣。還有什麼矜持呢？因此我不能不向你開口了。誠

然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替我解決這個數目，但是你接近

的人是多方面些，也許盡可能內能够設一設法，只要

能結了賬，讓我出來；我雖然病，也還有一雙手，可

以執筆，我慢慢地會把債清償。呵，正枝……」

把長信慢慢的放在桌上，她不敢再讀下去，怕沒有支

持自己感情的能力；而現在，心緒的紛亂已經够受了。多

看一次信，就多一次體味到病人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彷彿自己也在那裏身受着。明知道那刺戟是一次比一次

重，但是她總止不住要去看看它，而結果總是心一亂就放下

來，依然是想不出一條可走的路。誠然自己接近的人是多

方面些，只要能够輕輕開口，就隨便誰都會願意而且喜

歡給她幫忙，然而是否幫忙就算完事呢？給了恩惠不取酬

在這狹隘的社會還是容不下的事，惟其是那麽容易得到，她才不容易開口了。如果事情不是這麼湊巧，前日在鄉間的母親不是生了重病，沒有預支了一個月的薪金寄回去，八十塊錢還不致成爲多大的難題；現在是根本不能夠從這方面去設想了，她還得上幾晚舞場才算滿一個月的職務，在同侶們之中，她們弄得到的錢只够自己花，一日來的和別個商量，她都是帶着一雙空虛的手回來，完全絕了望。今天爲着這事而煩惱了一天，此刻越想越焦急起來，不必一天推延一天地去想，希望偶然的動起靈機找出一條路，實在已經分明地站在絕路的盡頭了，錢呵，那裏來的錢呢？

記起「騙不單行」的話，在自己的身上實現起來，她覺得燈光都彷彿比以前闇澹了，咬住嘴唇怨恨着：上天給她的命運的安排是這麼殘忍！

「小姐，水預備好了。」

「唔。」

「哦，小姐……」女傭在隔壁低聲的叫，像記起了什麼。

「什麼事？」

「房東今天又叫我對你說：房錢請你早一點交，經已

兩個多月了。他負擔不起。又說，如果……」

「知道了！」

她怕再聽下去，便這樣截斷女傭的話；然而不能夠截斷的，是越來越紛亂的心緒，像無數的亂絲一樣地，把她的越縛越緊，壓迫得運氣也彷彿喘不來了。她覺得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像結了連鎖來包圍她的一樣，而且每一件都不容許她抵抗。她咬緊了牙齒，可是她說不出怨恨誰！於是心就更沉重了，她重重搖一搖頭，有點無可奈何的希望，把自己從惡劣的意境裏擺脫出來，就是一刻鐘也好；但是沒有效果。越要想去避免那一條連鎖的包圍，它越顯得那麼着迹地，在心上映着一團黑影。

錢呵，那裏來的錢呢？

支持不住心裏的絞痛，她站立起來，背過身又朝床沿倒了下去。

八十塊的醫院費，兩個月的三十塊錢的房租，一百一十塊錢的數目字，在他的眼前放大，放大……從那幻像裏，化出了病人的哀訴底臉孔，房東被鴉片侵蝕了肌膚底臉孔；還滲雜着舞場老板的睜着圓圓大眼底臉孔，和公司總經理的禿胖子的通紅底臉孔……

她忽然感着一種恐怖，忙的用手掩住自己的眼，她想

叫，可是沒有叫出來；她醒覺着眼前是什麼都沒有的。只是那一團黑影在心上壓，漸漸的壓出禿胖子的通紅底臉孔。

……：那末樣的意念忽然閃了起來。她立即爬起身來了。

——能够那樣做的嗎？能够那樣做的嗎？

還沒有把那個搖晃着的意念堅定着，她便立即反對自己了，提起腳跟來又在那一堆撕碎的薄臘紙上踐踏，該要把自己這偶然閃起來的念頭也踏碎，她連想也不應是那樣想的。

但是她又把自己平定下來，一個疑問在腦中轉動着了。真不能那樣地做去一次嗎？她想起佩玉，和其他的許多人，她們何曾不是都那樣地做着，她們會有些什麼呢？還不是一樣的過活着，而自己那麼苦心保持着清潔，又多了一些什麼沒有？只平白地加重她們所沒有的窮愁！爲自己所珍重的靈魂，但是在一個混濁的圈子裏，誰有一雙清潔的眼老向她看？她和她們有什麼兩樣？靈魂是寶貴的，崇高的，可是根本靈魂已經出賣了，還有什麼值得不出賣的呢？要自己已清高，就得挨窮的苦，如今是連窮的苦也挨不住的時候啊！

一想起那把自己作一次犧牲的事情，自己的臉也發熱起來了。能够的嗎？能够那樣做的嗎？這樣想了又想，她總沒有勇氣下一個決定。她覺得可怕，可是不知道怕的是什麼。只覺得一顆心像受驚似的跳着。不期然地性性的向前面的相片看一眼，她想向他說些什麼話，可是說不出來，她彷彿又聽到他常常在她受了委屈時，勸慰她的句話：

「咬緊牙根活下去呵，正枝，總有那麼一天我們看見光明！」

光明看不見，人却到了咬緊牙根的時候了。她要活下去，他也要活下去，她們不能缺少了任誰一個而生存。他不能離開醫院，就得失業，她不下決心，咬緊牙根走最後的路，便沒有方法使他出來；還有房錢，還有今後的生活。……

事實是鐵一般的放在眼前，又是連鎖一樣的。

——真不能夠那樣的做嗎？真不能夠那樣的做嗎？

躊躇是多餘的事，她急忙拉開椅子，把地上散開了的碎紙全都檢起來，放在桌上一片一片的砌好，找出不會看完的幾個字迹！

「第二六九號房，我等候你。」

把放在桌上的長信撕出一角，抽出自來水筆，把旅店

名和房間的號碼小心的抄下來，她的手抖得很利害，把紙片放進手提包裏面，她覺得她的心好像要跳出胸脯來了。

一個重壓從心上滑了下去，另一個新的重壓又佔有了她的心。她什麼都不願去想，也不能去想；她感着一種搏戰後的疲倦，惘然地。

把窗子推開，她吐了一口長氣。窗外瀟瀟着滿空的濃

霧。

一陣莫名的痛楚浮上心來，她把臉孔緊緊的壓在那一個相片面上，眼沿也蓋上一層濃霧似的迷濛。

「我的人呵，你佔有我整個的心！
人流淚，相片的人也流淚了。」

遠遠地有鷄啼着。

(完)

編輯後記

星河

自陳濟棠下野之後，兩粵的局面，好像有了變動，其實軍事的勝敗，在我們看來，到底是暫時的。內在的原因一日不去，事情一日不能解決。蔣介石是一個迷信武力的人，他從前的確因武力而得到表面上的成功，可是他的難題跟着便會到來的。這回對廣東，他應該有覺悟才對，但看他對廣西的處置：口口聲聲說信義，就知道他機智的心還是一樣的。將來的變化如何，真是不堪設想。我們讀了黃天石先生的「廣西問題與未來大勢」及唐寧先生的「原也經濟與戰策」，大家當會明白要解決廣西問題，斷不能學從前那套把戲。蔣氏是否真要破壞他以前的光榮歷史，就要看他有無真正的覺悟了。

苗秀先生的「太平洋上的英美」，是根據英國皇家軍事學院佛爭德列，章德爵士以及美國海軍學院出版的「一九三六年之行動」兩篇文章而作的。關於兩國遠東的政策，文中都有說及，雖不足以代表兩國政府的態度，亦未嘗不是一種有力的意見。本文握要再述，加以批評，可以供研究英美遠東政策者的參考。

袁振英先生，在大學講的是「比較政府」，他在「什麼叫做政府」的結尾處說「這兩世紀以來，平民政府的爭鬥，已經占了勝利。我們中國也步武歐美，不過換湯不換藥，所以沒有什麼良好的結果，現在新憲法又成立了，國民大會也快開始了，我們希望這一回，不像從前的有名無

實，開放黨治，給天下人才集中起來，共同担負社會上一切重責，這就是我這篇文的本旨了。」把爲文的本意寫了出來。因爲較長，要分期登出。

金銘先生最近到東江各處漫遊一回，對於民間疾苦，有深切的觀察，歸後爲本刊寫了一篇「粵省民衆疾苦的由來」，態度極懇摯，關於這一類的文章，我們很歡迎。

莫崎先生的「珠江流域民族光榮史」，對於材料的搜集，很費了一番功夫。他說「我們勿爭渺小的利祿，要爭偉大的光榮，爭做民族的先鋒，奮登民衆鬥爭的最前線」是爲了抗日而發的。珠江流域民族的過去是這樣的：我們

對於未來，應該怎樣的自動，肩負時代的使命才對呢！

最後，有一點要請閱者諸君注意的，本誌創刊的時候，曾經說過「無論在朝的或在野的都能相互地尊重對方的意思，留一個說話的機會給對方。」又說「我們的意思，希望把這刊物做一個公開的論壇。」我們是想將本誌公開的，我們所最歡迎的，是（一）有學理根據，而分析現狀，有精到結論的政治論文；（二）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癥結所在，而提出本人改善的意見的文章。取材不限範圍，自然科學以至社會科學，國家大事以至閭里瑣屑，都行。希望海內外同文錫以鴻篇，大家來「公論」公論！」

黃天石啓事

頃閱八月十一日港報載。廣西旅外同鄉救省聯合會招待報界新聞一則。內載黃天石主席云云。不勝詫異。天石並非柱人。對於該會。尤絕無關係。究竟該黃天石是否另有其人。抑係傳聞之誤。殊不可知。誠恐以訛傳訛。於簡人名譽。不無影響。除函請各報更正外。特此聲明。

南洋中華晨報社長
香港朝野公論社長
黃天石 啟

李發縫師

號七十三牌門中道大環中港香在舖
 《內行髮絲到多域即》
 二四三二三話電

巧造中西時裝女服
 趨時舞衣結婚禮服
 款式美麗件件新奇
 特聘名師妙手裁剪
 縫工細固價格相宜
 士女惠顧無任歡迎

茂機女服店

舖老
 六二三四三話電
 -〇八五二店枝

巧造時裝 夏季絲髮
 新式女褸 時花厘士
 睡衣襯衫 各界仕女
 結婚禮服 歡迎惠顧
 新到歐美
 舖在中環德忌笠
 街一號

朝野公論 (半月刊) 第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五日出版

編輯 香港山村道二十六號三樓
 發行 朝野公論社
 印刷 大光報印刷有限公司

本報定價表

以上照港幣計算	本埠	一期	半年	全年
	國內及英屬各埠	五分	五角	九角
		六分	七角	一元三角

廣告價目表

底面封面或彩印另議	篇幅	一期	一月	半年	全年
		二期	一月	半年	全年
	全面	十二元	廿二元	一百廿元	二百元
		六元	十一元	六十元	一百元

當代畫報

月刊

第二期 八月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八月一日出版

每册國幣貳角

第二期八月號目次

衝向東洋的木刻

時事述評

西南發動抗日 中美之貨幣協定

關於汎美洲和平會議與門羅主義

國際透視

世界空戰的牙與盾軍事防空的幾種兵器

廣西軍校舉行抗戰大演習喜訊

高爾基小傳

蘇聯詩人M. GORKY

期待着什麼？

英國的海上霸王制解

你的故事

我國出席世運代表健兒們

香港第三屆學運

那堪回顧山河！

繁榮伸展不到的地方

在建設中

女藝人動工

攝影美野動雪動

電影介紹

世界田園畫家的悲哀

移民局

李 輝
林 震 輝

提

世界文豪高爾基逝世追悼特輯

魯迅
彭 朋
亦 波
譯

蘇聯 O. Tolstoy
陳 炯 橋
段 幹 業

趙志文
盧 勞 東
吳 志 成

萬古流芳

陳 浪 民
林 以 青
柳 槐

李 育 中
魯 衡

廣 東 時 報

THE CANTON TIMES

本報宗旨

本報以一報紙篇幅，而包羅讀者一切需要讀的新聞。

本報新聞，注重編排簡明了利，使人易于閱讀。

本報使讀者節省精神目力，金錢，時間均合經濟原則。

本報盡力供給市民經濟學識，替市民解決生活問題。

本報專為廣州人謀幸福，篇幅公開，使成爲大眾意識表現之重心。

社址

廣州光復中路十五號
電話一七六八號

報費

每份五仙 每月五毫
三個月一元四毫
半年二元六毫
全年四元八毫
外埠郵費另加